

1982

党史资料通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史资料通讯

(一九八二年合订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党史资料通讯

(一九八二年合订本)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4.75印张 285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2,000 册

书号: 3220·118 定价: 1.47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党史资料通讯》（从一九八三年一月起已改名《党史通讯》）是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它自一九八一年一月创刊以来，受到党史研究工作者、教学工作者和许多读者的欢迎。应读者的要求，我们选编了一九八二年的《党史资料通讯》选编本（一九八一年的《党史资料通讯》选编本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本编内容包括：1.领导同志关于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指示、意见和谈话；2.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重要会议纪要、报道；3.党史研究论文、党史问题的座谈纪要。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我们在选编时，根据上述三部分内容分别作了编排。在选编过程中，对部分原文作了少量文字修改。

本书仍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

目 录

胡耀邦同志关于对陈昌浩同志的提法的批语	(1)
邓颖超同志就党史问题给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的复信	(2)
邓颖超同志关于搜集和编写妇运史资料的三次讲话	(5)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在全国妇运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5)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在中国妇运史资料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八日对全国妇联近代妇运史研究组的同志们的讲话	(18)
胡乔木同志批示同意作为贬义的“左”和“左”倾都打引号	(24)
胡乔木同志关于改进和加强党史教学的批语	(26)
附一：廖盖隆同志致胡乔木同志信	(26)
附二：李正文同志致胡乔木同志信	(27)
黄克诚同志谈征集党史资料务必求实存真	(30)

陆定一同志对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的评价	(33)
杨成武同志谈红军东征攻打漳州	(34)
徐海东同志对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意见	(41)
王观澜同志关于创建云贵川根据地的一封信	(45)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47)
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 定	(52)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东北军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第一次座谈会	(54)
中南五省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	(5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会议纪要	(64)
华东七省市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	(74)
华北五省市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	(80)
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	(8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扩 大会议	(94)
西南四省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纪要	(97)

从历史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龚育之 (103)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 情况”	缪楚黄 (144)
为谈判奔走的周恩来	曾敏之 (187)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基础·····	田 夫 (198)
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的讨论 情况·····	(225)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座谈讨论情况·····	(235)
三大政策这一概念的产生和作用·····	王学启 (242)
关于马日事变后农军是否包围过长沙专题座谈 会议纪要·····	(258)
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	马建离 (273)
闽西苏区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评述·····	蒋伯英 (287)
宁都会议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考证·····	黄允升 (295)
论宁都会议召开的原因·····	黄少群 (301)
宁都会议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 方针·····	郑德荣 何荣棣 (311)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原因初探·····	叶心瑜 (323)
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黄见秋 (340)
“西安事变”研究情况概述·····	李义彬 (363)
全国解放战争中的“南北期”问题·····	田为本 (385)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朱纯治 (402)
邓子恢同志对农业合作化的贡献·····	陈 威 (418)
六中全会决议中的一些新提法·····	(440)
附：《党史资料通讯》一九八二年总目录·····	(453)

胡耀邦同志关于对陈昌浩同志的 提法的批语

中央党史研究室收到的一位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提到陈昌浩同志时说：“陈昌浩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忠实走狗。”

耀邦同志就这个提法作了如下批示：

昌浩同志犯过严重错误，但人死〔了〕，并且是“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说什么“忠实走狗”，不妥。

胡耀邦 3.16

（第7期，4月10日）

邓颖超同志就党史问题给广东省委 党史研究委员会的复信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你们九月份寄来的调查信，我因一直忙未及时回复，请原谅。现答复如下：

一、我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上旬到广州的。我到广州之后才知道中央决定调我来广州工作。七月初，我离开天津时，党组织并未把这个决定通知我。我在广州时广东区委书记是陈延年同志。当时，广东区委有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军事部，青年工作由当时广州青年团负责，妇女部就由我负责。因为都设部了，就没有什么委员会，工人部和农民部可能是称委员会，我记不清楚了。负责工人部的是邓中夏或者是苏兆征。组织部部长是穆青，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后经莫斯科回到广州，大革命失败后牺牲。宣传部是任卓宣负责，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被捕，被枪杀未死就叛变了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改名叶青，一直为国民党服务，以后逃到台

湾，继续为国民党服务，最近几年情况不清楚。军事部以后改为军委，参加军委的有聂荣臻同志。妇女部下面没有什么工作人员。当时的妇女工作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和广东省妇女协会来做，同时需要时通过工、农、青各个组织去进行工作。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都通过国共合作的形式，通过国民党有关部门去进行。记得广东区委设有常委，具体人名当时我也不完全知道，我只是区委委员。在我去广州以前，广东区委是否有委员长这样的职称，我没有听说过，但在周恩来同志逝世后，查阅他亲手填的党员登记表的履历表时，我才知道他曾任过广东区委委员长。

二、广东妇女工作，主要经过蔡畅同志担任干事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去开展工作。在一九二六年初，我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妇女部秘书以后，也通过这个部门的党员去开展工作。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还举办过妇女运动干部讲习班，由全国各省市选妇女运动干部来参加这个讲习班学习，学员中有国共两党的党员及非党员。这个讲习班是蔡畅同志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妇女部都由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同志担任部长，我们的工作得到她的积极支持。

三、我到广东潮梅特委担任妇女工作负责人的时间极短。只记得在一起搞妇女工作的有一个蔡楚吟同志，前几年她已死。另外还有一个吴某，名字已不记得了。我只参加过二、三次潮梅特委会，当时在特委工作的有杨石魂同

志（已牺牲），伍治之同志（现在还健在，但他在何处工作不知道）。

四、我同恩来同志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他在大革命前期是在广东工作的，可能他知道一些。十年内战时期的后期我就完全与广东省委隔绝了。抗战时期广东省委先由长江局，后由南方局分工负责的同志管。恩来同志可能知道的情况从来未同我谈起过。

因我忙、病交替，迟复希谅。专此

致以

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10期，5月30日）

邓颖超同志关于搜集和编写 妇运史资料的三次讲话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二日在全国
妇运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不是来做什么报告，主要是跟大家见见面，同时，就编纂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这样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和大家在一起交换交换意见。因为过去我和你们是同行，现在我是你们的编外同行。总之，作为一名妇女，特别是一名女共产党员，对于妇女工作，是应该关心的，这个责任，我们应当一直承担到生命的终止。

今天有机会来看看大家，我是非常高兴的。第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在座的许多老大姐、老大哥同志们，尤其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志们，我们经过十年动乱，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算起来已有十五年没有机会见面了，今天有这个机会见面，当然倍加高兴；第二点，今天是中秋佳节，能够在这样的日子和大家欢聚，我非常高兴，真可谓天上

月圆，人间欢聚啊！我们的欢聚，不是中国传统习俗的家庭欢聚，而是我们革命者为了我们的工作，又在这样的日子来欢聚，所以我非常高兴；第三点，我最高兴的是全国妇联召开这样一个会是来之不易的。一九六四年初，全国妇联就成立了一个专门搞妇运史资料工作的机构。有一次我也参加了她们的讨论，当时，我也提出了一些怎样搜集、整理妇运史资料和怎样编写妇运史的意见。这些意见，全国妇联已印在《妇运史研究资料》第一期上，同志们有机会可以看看，那上面讲的，我今天就不重复了。六四年初就抓了妇运史这项工作，十年动乱给中断了，一直拖到八十年代，到现在才把这项工作重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召开了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会议。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拨乱反正，以至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直到我们党召开的六中全会，中国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势，那么我们开这样的会还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说这个会是来之不易的。

搜集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纂妇女运动的历史，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它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座的有现在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也有现在不做妇女工作、过去参加过一段妇女工作的同志，还有关心妇女运动的男同志，如谌小岑同志、管易文同志，当年在天津时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他们也搞过妇女工作，所以

现在也来搞妇女运动历史。无论是男是女，也无论是过去搞过妇女工作还是现在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都应当把编纂妇女运动历史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我们妇女，特别是我们现在从事妇女工作的同志更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应该积极努力去做。我在简报上看到一些反映：有的同志觉得这个工作没有多少意思，有的说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怎么做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想办法，可以探讨；如果认为不值得做，是不对的，那就应该好好考虑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是应该做好的。

怎么做呢？我们知道，自从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妇女运动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和发展的，所以我们妇女运动的历史，是和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分不开的。现在我们具有最好的条件：全国解放以前的部分，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建国以来的部分，又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这两个决议评价了党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完全可以说这两个决议概括了党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的。我们写妇女运动历史，就应该以这两个决议为指导。当然在搜集和编写过程中还会有各种问题，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搞妇运史的重要依据就是这两个决议。我看了上海市妇联编的《妇运史资料》第二期，它有一个编后语，说明搜集妇运史资

料，写妇女运动历史，不能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历史分开，不能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分开。我认为这是说得对的，我们要本着这个精神来搜集妇运史料。

我们既有了今天这样的有利条件，又有两个决议这样有力的武器，我相信我们大家能够把妇运史的材料搜集好，把妇运史编写好。

怎么写？我的意见是由近及远，先从近的做起，然后再向上追溯。我在一九六四年那次讲话中讲过，你们搜集资料主要是以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为中心。现在看来，还要着重搜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来的妇运史资料。当然，写完这一时期的妇运史以后，如果还有力量，我想我们妇联还可以有那么一个雄心壮志，就是能够一代一代地向上追溯一下近代和古代的历史，把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朝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受压迫的状况，都加以研究，都能够写出来。这样就有了比较，就可以看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可以看清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的地位、妇女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

在具体做法上，可以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搜集史料，这样更容易集中，也更好写一点。比如：上海市妇联出版的《妇运史资料》第二期，完全是抗战前后的史料，很集中。当然她们这些材料现在还是比较零散的，有的是个人活动，有的是回忆一个团体、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的材料，但这不要紧，将来我们再进行加工。我们全国妇联应该成

为一个加工厂，把那些零散的材料汇集、编纂在一起。在座的老大哥、老大姐，都是加工厂的成员之一，都负有加工的责任。

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个工作并不是很容易做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件很细致、很麻烦的工作。同志们搜集资料，不要设想会有什么现成的东西或制成品，个别的也可能有，但整个说来是不可能的。要从搜集零星材料入手，抓住零星材料，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把从各方面搜集的资料，分类积累在一起，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要分析、整理，使之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材料。对于材料要“去粗取精”。有的人写文章也好，搞材料也好，总是不肯舍掉不重要的材料，文章写得很长，话说得很长。《人民日报》现在不是讲要刹住“长风”吗？要有取有舍，特别是要舍，对于没有多少价值的材料，不要留恋，要决心舍去。对不真实的、有水分的、夸张的，或者是有曲解的材料，更要舍去。这里我想举个例子，不久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组送来一份材料要我看。这个材料涉及到一九一三年北京《群强报》上登的一条消息。我就核对了他用的这个资料 and 消息是不是准确。一核对，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群强报》在命令栏里，登了当时反动政府要杀害一个革命党人陈翼龙的命令，写材料的人用了我们现在的语气，把命令叫作“乱命”，我们现在看，它确是个乱命，但在当时它可是有效的杀人命令啊！所以我就向他们解释说：你们材料里的“乱命”两个字是用得不适

当的。核对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因为反动当局要杀陈翼龙，就强调陈翼龙的社会党如何强大，例如说在全国“机关有四百余处之多，党员复有五十万之众”等等。那么，现在在座的谌小岑同志，我问你，你相信吗？那是民国二年的事，当时，连同盟会会员也没有那么多啊！为什么反动当局的命令要那么写呢？这是敌人恶意加罪于陈翼龙，无非是想说陈搞了那么多组织，那么多人，应当镇压，还要扩大镇压呀。所以对资料要鉴别，要分析它的准确性。我们搞妇女运动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有一点含糊。现在无论是搞历史还是搞现实问题，或者提出一个什么意见，都要坚持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就是实事求是。

要做到实事求是，我们采访的人，编写材料的人，以至最后编辑、审定的人，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另外，我们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我们访问时，人家也许没有这个观点，那不要紧；我们整理材料的人要严格遵循这个方法。这个问题，一九七九年那次我已经讲过，今天不多讲了。

做好妇运史料的搜集工作，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就是要有耐心，要有刻苦的精神。我们需要的材料，方面很多，不知道要有多少线路的材料，这就需要我们有很大的耐心去翻去看，要仔细，要有刻苦的精神，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我告诉同志们，思想上要有准备，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的报刊、杂志上，妇女运动方面的东西，是不会找到很多系统资料的，不过是一鳞半爪。所以需要耐